



● 何建明 著

# 非典十年祭

## 北京保卫战

TO DEFEND BEIJING AGAINST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SARS

# 非典十年祭

## 北京保卫战

TO DEFEND BEIJING AGAINST

# SARS

● 何建明 著



NLIC2970876761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 / 何建明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04-4175-2

I. ①非… II. ①何…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6604 号

## 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

---

作 者: 何建明  
策 划: 张海鸥  
责任编辑: 熊文霞 黄珊珊 (特约)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00千字 印张: 11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4175-2  
定 价: 2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非典十年祭 /1
- 北京保卫战 /9
- 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11
- 第二篇 瘟疫之源 /35
- 第三篇 的哥和我都哭了…… /69
- 第四篇 救命的“八味方” /99
- 第五篇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121
- 第六篇 生死突击队 /141

## 非典十年祭

2003年春的中国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面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们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将彻底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这座无处躲藏的古城，生活在自己与自己设下的恐惧的天地之间。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们则似乎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就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不可磨灭的大山，永恒地屹立在星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丝云烟，在填满欲望的人的心里很快消失。

但我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是宝贵的，把它记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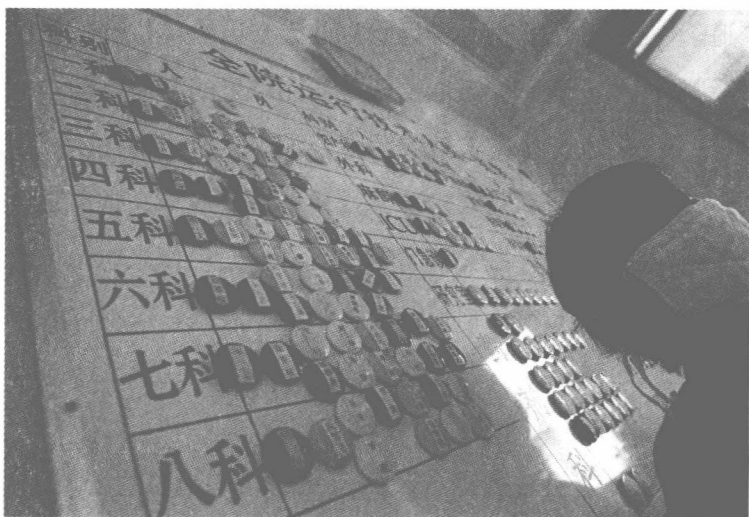
——比如说，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来到北京的患者，她带着一声咳嗽，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未查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病源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也同时出现了：整个医院、整个单位、整个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了恐慌，开始有无数好端端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sup>[1]</sup>。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文学家们理解为“非常不典型的病”。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几乎让人活不成！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我所在单位的某位，平时像模像样地装出一副酸文人的架势，到处卖弄资格、兴风作浪，这会儿刚有非典疫情，便躲到家里几十天不敢出门。甚至连电话都不敢接，说是“瘟疫无处不在，它能从电话线里钻进来……”

于是更令人措手不及的事还在后头：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后果，所

---

[1] 全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后文统一用“非典”表述。



2003年5月7日地坛医院医务处的技术人员在标注医生流动表。该院112名医生全部投入抗击非典第一线，救死扶伤，夜以继日。（贺延光 摄）

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太影响人类的生命和城市的命运了！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任……

奇怪而反常的事还多着呢：比如当时北京城内的人相互残杀的事都出现了——如果发现你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比如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待遇”：你出了城，到不了外地。如果你偷着出了城，你就可能被

“追杀”。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无奈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十余天。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敢留宿他，更没有人敢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或让他搭车乘车。结果是他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找不到人，家里人不认识他——他像一个野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当时的模样。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地段的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巨型大坑，说是“为了阻止北京城里开过来的汽车”——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到这个地方只能往回走。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人钱的农民们，这会儿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人跑到他们那儿躲避灾情，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4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全部包在里面，进出只有两个门口，门口设有岗哨，而且佩戴着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被发现是北京口音，那就根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进入村庄。

类似的事还多着呢！然而那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其实都是恐怖下的可怕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永远





非典时期，某村村民把村子围起来，拒绝外村人进入。（卢广 摄）

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的事！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当时北京传出吃人肉能防非典的话，那么也许整个北京城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杀戮！是的，凭我所掌握和观察到的当时的灾情及灾情之中人们的变态精神世界来判断，这样的事绝对可能发生。好在我们的政府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保持了最起码的清醒和理智。

我的采访是唯一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有条件进入灾区采访和接触到北京市非典防预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和决策会议。当时我曾经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

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者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根本没事儿。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各医院在春季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总人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说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往更深处想一想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了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作过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

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它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使整个城市瘫痪，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弥漫。生活在这个拥有 2000 多万人口的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的灾难。

科学发展观，也正是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御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

灾做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一些实用的建议并身体力行地去推广实施？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算是对我们的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不去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苦难和死亡早晚还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补记于 2013 年春节

## 北京保卫战<sup>[1]</sup>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在在2003年——22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了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

[1] 曾连载于2003年5月—6月《文汇报》。





**SARS**

**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王晨，北京“SARS 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人去楼空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询问：“如此繁华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充斥弥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惧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